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父與子
(一)

屠格涅夫著 陳西滢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子 與 父

(一)

譯 澄 西 陳 著 夫 佺 格 屠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譯者的話

文：

這本書的譯者並不懂得俄文，他所根據的他國文譯本有下列的四種——三種英文，一種法

(一) Fathers and Sons.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一八九五年出版。

(二) Fathers and Sons. Translated by C. J. Hogarth. (Everyman's Library) 一

九二二年出版。

(三) Fathers and Children. Translated by Isabel F. Hapgood. 一九〇三年出版。

(四) Pères et Enfants. 無譯者名，無初版年歲，巴黎 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 出版，

前有 Prosper Mérimée 的一封信，Mérimée 死於一八七〇年，俄文原本出版

於一八六二年，足見這一種是最早的譯本。

譯者著手翻譯的時候，手頭只有第一第二兩種譯本。雖然一向佩服第一種的英譯者，嘉奈脫

夫人，在英國翻譯俄國文學的人們裏，無論數量之多，成績之佳，都是首屈一指，而且雖然覺得第二種的譯文大不如第一種的流麗生動，可是私心總不免以爲第二種後出了二十餘年，有別的譯本可以參考，即使不能更正第一種譯本中或有的錯誤，至少不至於把第一本譯對的地方譯錯了吧。所以二本如有出入——出入的處所卻並不少——常常依據第二種逐譯。後來覺得第三第四種譯本，校閱之下，方纔知道上面所說的推斷是完全錯了，前半部的譯文便不得不重新修改過。

第一第三第四三種譯文，大旨雖然差不多，可是出入的處所還不是沒有。嘉奈脫夫人的譯筆是舉世推重的，Hapgood 的譯本是美國批評家所稱賞的，法文的譯文是 Mérimée 認爲正確的——而且作者屠格涅夫這時候住在巴黎附近的 Pongriva，他又深通法文，說不定這一個譯稿他自己就曾經審查過，即使沒有潤色過。那麼要是四種譯本——或是說三種譯本如有不同之處——而且有時四種全不相同，雖然這樣的處所是極少的——我們還是依據那一本呢？要是有兩本相同，一本獨異，我們能不能處處都斷定多數便一定是可靠的呢。

這一個問題很不容易解答。譯者譯此書時，把四種譯本都放在眼前，雖大旨依據第一本，可是

每有出入之處，便或依這本，或依那本，隨時變移，甚至一句話從兩種譯本湊出來都未可知。這樣的翻譯未免過分的以譯者的眼光——譯者認為作者的意旨——為最後的標準了。可是既然不能以作者的原文為根據——即用原文，也不免有時要用譯者的眼光來測臆作者的意旨的吧——捨此又有什麼辦法呢？譯者得了這一個經驗，十二分的相信轉譯是費事多而成功少的一件事。

譯者不敢說他完全得了作者的原意，更不敢說得了原文的風格氣息，一個轉譯的人是萬不能說這樣的話的。可是譯者在未著手以前，是自認明瞭全書的意趣的，著手以後，他是想把他所懂得的轉送給讀者。至於究竟達到這個目的沒有，他就知道了。可是在這個譯文付印以前，曾經有一個讀者從頭至尾細細的看過兩遍，至少她一個人說她能看懂這本書的。對於這一個讀者，叔華譯者不僅僅感謝她校看兩遍的耐心，更得謝謝她修改了好些字句，使這本譯文比較的流暢些，明白清楚些。

此書在我國也曾經有過一種譯本，是共學社出版的耿濟之先生所譯的『父與子』。耿先生是從原文翻譯的，可是他的譯本與上面所說的四種英法譯本全都不大一樣，而且有些朋友說不

好懂。譯者譯完本書之後，曾經把它與耿譯對看過一遍。雖然二本不是完全沒有暗合之處，可是這卻只不過是例外，大旨可說這兩種譯文是很不一樣的。單就這一點說，這本譯文已經不能說是多餘，譯者好幾個月的功夫也不算白費的了。

俄國人像目下時髦的中國人一樣，喜歡在談話中間插些外國字，外國話。所以在俄國小說中間，常常穿插着許多外國字句。英法文的譯本是依照原本仍列入各種原文的。我們可不能這樣單簡的照辦。要是單列入原文，不免要惹起有些讀者的埋怨，要是把它們譯過了，又不免失去書中人物的性格和口氣。折衷的辦法，只好在譯文中，外國語仍照原文列入，旁邊附加小註。又書中的古人名，書名，以及特別的風俗習慣，也都加以簡單的說明，以便讀者。

一九三〇，一，二〇於武昌。

本書中的人名表

外國人的名字，至少在一經譯音之後，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俄國人的名字尤其不容易記憶。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除了姓和本名外，還有一個『父名』——那就是說他父親的名字，末尾加上『渥夫』或『藹夫』(of or ev)音，或是客氣些，加『維區』(vich)音；若是女子，便加『芙娜』(vna)音。例如本書中之阿卡提，阿卡提是他的本名，柯薩諾夫是他的姓，可是因為他的父親的名字是尼古拉，他還有一個『父名』叫『尼古拉維區』，合起來便成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柯薩諾夫。俄國的風俗，稱呼平輩時都得用本名及父名；就是初次見面也如此，要是用先生，或太太，小姐，便顯得生分了。即是僕人對於主人，也大都叫這兩個名字。可是只有極熟識者纔可以單叫一個人的本名，而他的本名在至親的口中，又可以縮成另一個字，例如尼古拉有時稱阿卡提爲阿卡夏。因為有這種種的原故，俄國小說中的人名特別的字眼多，特別的變化多，特別的應用多。我們在譯本敘事文的時候，爲了省事起見，常常把父名簡略了，可是在譯述談話的時候，卻不能不處處依照原文，因

爲從所用的名字可以聽出談話者的口氣來。例如阿卡提與巴扎洛夫的談話，是只用本名的，可是在生氣或吵嘴等等的當兒，他們有時故意把『父名』用出來了。

一個讀者初次遇見這許多名字，少不了令感覺到頭昏腦漲。爲了讀者們的方便起見，我們編了一個人名表，以便查考。名字只見一次兩次，無何種關係的，大都不列入。

(一) 柯薩諾夫家屬及僕從

尼古拉彼得洛維區柯薩諾夫，簡稱尼古拉。

保羅彼得洛維區柯薩諾夫，尼古拉之兄，簡稱保羅。

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柯薩諾夫，尼古拉原配所生的兒子，簡稱阿卡提，在至親口中或成阿卡夏。
米的亞，尼古拉幼子。

費尼奇佳，一稱費獨細亞尼古拉芙娜，米的亞的母親。

彼得，尼古拉的侍僕。

普洛克維區，尼古拉家老僕。

鄧尼夏，費尼奇佳的侍女。

(二) 渥淀竹夫親戚及朋友

安娜蘇其芙娜渥淀竹夫夫人，簡稱渥淀竹夫夫人或安娜。

凱德麗娜蘇其芙娜陸克推夫，安娜之妹，簡稱凱的亞。

阿芙獨的亞司的拜拿芙娜且公爵夫人，安娜的姨母，簡稱且公爵夫人。

濮飛里柏拉東尼區，安娜的鄰居。

(三) 巴扎洛夫家屬等等

伊符勤尼乏西里區巴扎洛夫，簡稱巴扎洛夫，或伊符勤尼，親人有時稱他爲伊尼烏夏。

乏里西伊範諾維區巴扎洛夫，伊符勤尼的父親，簡稱乏西里。

阿里娜佛臘錫芙娜巴扎洛夫，伊符勤尼的母親，簡稱阿里娜。

鐵木非區，巴扎洛夫家老僕。

安斐蘇希加，女僕。

達尼烏夏，女婢。

費特加，家僮。

阿萊克賽神父。教區的教士，乏西里的朋友。

(四) 其他

瑪德微伊里區郭里秦，尼古拉等的表兄弟。

維克多西脫尼各夫，巴扎洛夫的相識。

愛芙獨克夏庫克興夫人，一稱阿芙獨的亞尼克鐵希娜，熟人又叫她爲宇獨克西，是西脫尼各夫的朋友，簡稱庫克興夫人。

父與子

一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五月二十日，一個沒有戴帽子，衣服上滿是塵土，穿着粗呢短袴，年約四十歲左右的紳士，由某處的驛舍走出來站在外面平臺上，問話道：『唉！彼得，還是瞧不見麼？』被問的是他的僕人，是一個圓圓兒臉，下巴上長着些淡黃色的汗毛，一雙小眼睛沒有光芒的少年人。

那個僕人，他的身上的一切，從他耳朵上的藍寶石的耳環，直到他那染了色，擦了香油的頭髮，和他那文明的舉動，都可以顯出他是一個新時代的人。他隨意向大道上望了一眼，回答道：

『回老爺，還是什麼都瞧不見。』

『瞧不見嗎？』紳士又問。

『瞧不見，老爺！』那僕人又說了一遍。

紳士嘆了一口氣，在一條長板橋上坐了下來。我們現在趁他曲了腿坐在那裏，心有所思的張着眼四顧的時候，且把他的生平來介紹給讀者們。

他的名字叫尼古拉彼得洛維區柯薩諾夫，在離這驛舍十五俄里^①的地方，他有一小片產業，大約有二百口農雙^②，或是如他所說——在他把地分給了農民，創辦了『田莊』以後——有三千畝地。他的父親是一千八百十二年打敗拿破崙一役中的戰將，一生整個兒銷磨在軍旅之中；爲人粗野不文，卻沒有不好的惡習，是一個道地的俄羅斯人。他先任旅長後升師長，常川駐紮在外省；在那裏他的官階使他成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至於尼古拉，他是生在俄國南部，同他的哥哥保羅一樣，（要知保羅的歷史，另詳下文。）直到他十四歲那一年，他一向在家受教育，左右的人，不過是貧窮的師保，放浪的副官，以及一切的參謀和軍官。他的母親是郭略秦家的小姐，在家時叫阿嘉斯，做了將軍夫人，便被叫爲阿嘉福克里郭司米納希娜柯薩諾夫；完全是高級軍官太太那一類的人。那是說，她頭上常戴着光華奪目的壓髮帽，身上常穿着繡綵作響的綢緞衣裳，在教堂裏總是最先搶到十字架面前，說話時聲音又高，又刺刺不休，照例每天早晨讓她的兒子親一下她的手，每

晚臨睡時給他們她的祝福。用一句話說，她的生活很是享樂。尼古拉既是將門之子——雖然他非但不以勇武著名，而且還有些像是儒夫——自然不得不學他哥哥保羅的榜樣，進軍隊去服務了；可是不幸就在他得到委任的消息的一天，他跌折了一條腿，在病牀上躺了兩月，起來時已經有了終身的殘疾。他的父親對於這件禍事，扼腕嘆息之餘，只好讓他去做文官。所以在尼古拉十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送他到彼得堡去進大學。正好這時他的哥哥在禁衛軍裏服官供職。他們兄弟既是同時在京裏，就租了幾間房，住在一處，由他們母親的一位做高等文官的族兄，意里雅郭略秦，偶而隨時照管招呼。事情辦完，他的父親便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太太那裏去了。總是過了好些時才給他的兒子寫一封信，在大張的灰色寫字紙上，寫滿了粗大的字。最後落款，畫了『陸軍中將彼得·柯薩諾夫』幾個花字。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尼古拉在大學得了學位；就在這一年柯薩諾夫因閱兵不得力，他的名字就被放在退伍將校名簿上了，只得同他的夫人到彼得堡去居住。不幸正在他要到塔佛里奇司基花園的附近租下一所房子，並且加入英國俱樂部去當會員的時候，忽然中風死了。他的太太不久也跟他去了，因為她到底過不慣那首都裏的平淡的日子，總是忘不了那舊日外省

軍隊裏的生活。在他的父母生時，而且給他們不少的煩惱的是，尼古拉愛上了他的房主人一個下級文官叫波萊潘洛文司基的女兒。這位小姐不僅生得美，而且是一位『新式』的女子——那就是說，新聞報裏的『科學』一欄的正經文字她都常讀。他的喪服一除，便與她結了婚。他的父親生時給他在內務部謀了一個位置，現在他辭去了職務，在農林院附近一個別墅裏安享家庭的清福。不久他們搬進一層精緻的小樓房，那房子的特點，是有一條潔淨的樓梯和一個不透冷風的客廳。最後他們搬到鄉下去久居，不久就生了他們的兒子阿卡提。他們夫婦倆的生活過得極平靜，極美滿。他們差不多一刻兒都離不開；在一塊兒看書，在一塊奏鋼琴，同聲的唱一個歌。有時她在家種花養雞，他出門打獵或管理山務。阿卡提同時也過着平靜甜蜜的歲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十年的光陰像夢也似的過去了。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柯薩諾夫的太太死了。他受了這個打擊，自己也幾乎不起——不到幾個星期他的頭髮都變成花白了。他正想到國外去旅行，藉以散遣愁懷……可是一八四八年恰巧來了……他沒有辦法只好回到鄉間。過了長時期的萬事灰心之後，他着手改良起農務來。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他送他兒子到彼得堡去進大學，以後三年，他每年都在京城裏

過冬。他在那裏很少出門，大部分的時間，只是與他兒子的少年伴侶竭力結交。第四年冬天，他因事不能去彼得堡，所以我們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的五月看見他——白髮叢生，身軀肥壯，肩背微駝——在等候他的兒子，同他一樣的從大學裏畢業回來。

那僕人爲了體統的關係，也許實在是不願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退出去站在大門邊，點起煙斗來。尼古拉還是垂頭默坐，凝視著平臺前面破舊的台階。一隻肥大有斑點的母雞張開了黃色的腿，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他面前走；一條伏在欄杆上的毛色醜陋，卻少所贊許的貓，望着他表示極不滿意的顏色來。太陽光非常炎熱，從驛站內黑沉沉的夾道裏送出一陣陣的蒸熱的黑麥麵包的味兒。尼古拉正出了神的在凝想：『我的孩子……阿卡夏……大學畢業生！』這幾個字不止的在他頭腦中盤旋著。他一次一次的要想些別的事，可是這個思想總是回到了他的心中。末了他想起了已經去世的妻子，又悽然的尋思道：『要是她也看見了今天就好了。』一隻肥胖的深藍色的鴿子此時飛到路中，急急的在井邊的水溜裏喝水。尼古拉的眼睛正瞧見這個烏的時候，他的耳朵也聽到了遠處的車輪聲。

僕人從大門口走進來道：『老爺，我想他們是來了。』

尼古拉跳起身來，用盡了目力望着大道上。果然，一輛三匹驛馬拉的四輪車可以看見了，車中彷彿可以看出一個學生制帽的帶子，一個親愛的臉面的輪廓。

『阿卡夏，阿卡夏！』柯薩諾夫一路叫着，一路揮舞着雙手迎上前去。一霎時後，他的嘴唇已經貼在一個少年學士的曬黑了，吹滿了塵土，光滑無鬚的臉上了。

●一俄里約合中國二里。

●俄國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還行封建制度。地主的田產以奴隸的數目估計。此時農民解放的運動正大為緊張。

●一八四八年，歐洲幾乎到處都在革命風潮的狂瀾之中。

二

『親愛的爹爹，讓我先拍一下衣服吧，』阿卡提的聲音，雖然因旅行的勞苦有一些發啞，還是很洪亮，很少壯。他一面回抱他的父親，一面笑嘻嘻的說：『瞧！我把你身上也弄滿了塵土了！』

『不要緊，不要緊，』尼古拉滿面堆着慈愛的笑容說；同時用手在他的兒子的外衣領子上拍了兩拍，自己的外衣也拍了兩拍。他退後兩步道：『讓我來好好看看你一下，讓我來好好看看你一下，』可是立刻他又忽忽的向驛舍的院子裏走去，嚷着：『這裏來，這裏來；快些給我們拉過馬來。』

他的興奮似乎比他兒子的還大，他似乎有些慌張，有些害怕。阿卡提叫住他道：

『爹爹，讓我介紹我的好朋友，巴扎洛夫，給你。就是我常常在信裏提起的那位。他答應了到我們家來住幾時。』

尼古拉立刻轉過身去，走到一位剛從四輪車下來的穿着一件鄉下人着的有縫子的長衣的高個子身前，緊緊的握着他沒有帶手套的紅手；雖然那個人停了一刻才伸出手來。

尼古拉說：『這次光臨寒舍，我是非常高興，非常感激！我希望……可是先請教大名和令尊的大號。』

『伊符勤尼乏西里夫，』那一位懶洋洋的，可是聲音洪亮的說。他同時把衣領翻下，露着整個的臉來。這是個瘦長臉，寬廣的天堂，上平下尖的鼻子，綠色的大眼睛，和一部紅黃色下垂的鬍鬚。當